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兵馬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堯舜所以高出百王者以其得天下及其傳天下而知之湯有慙德武未盡善況於後世乎漢高祖唐太宗號為賢君然其得天下也以爭其傳天下也幾以致亂大哉太祖皇帝之受命與太上皇帝之中興也謳歌獄訟歸而不釋則不得已而履大位及夫為天下得人則舉成業授焉不詢羣臣不謀卜筮惟視天意之所在而已自堯舜以來數千載始有太祖及我太上皇帝豈非希

闊甚盛之際哉　何俌龜鑑羣陰翳大明出羣籟喧大聲發天下事激之則起不激則靡天之開聖人蓋如是也且我高祖之生紅光薦瑞蓋大觀之元年也是年金人欲背遼國已三歲矣豈能終事我哉我心之不臧天實知之於是亟生吾聖人以平之我高祖之封靖康著符蓋宣和之三年也是時金人倚我為助又五歲矣以燕伐燕釁尤甚馬安知其不加諸於我哉國事之失圖天實念之於是天任吾聖人以定之迨及末年四郊多壘敵於我乎請命我以單車臨之而見者奪氣靖康改元不虞薦至敵伺我釁又以一身當之而聞者縮頸至相而百姓遮道次濟而父老迎謁人心歸矣渡子河而河氷合至磁州而神馬迎天心眷矣開府之初宗澤自磁至王麟自潞至梁揚祖自信德府至張俊楊沂中皆已在麾下即位之日劉光世自鄜延至路允廸范宗尹自京師至則天下豪傑之心歸矣而況賜袍之夢已應賜帶之言已驗勸進之書雖上而東鄉西鄉且謙遜而

不受惟三月丙寅張邦昌以稱臣之意至越翌日丁卯謝克家以受命之寶至四方民大和會侯向羣后咸在然必俟道君便可即真之札然後不得已而就南京踐天子位焉此與肅宗即位靈武之事異矣初議年號黄潛善定為炎興耿南仲曰此蜀年號也衆皆服遂為建炎議即位儀耿延禧以為必築壇告天王然之乃令有司築壇於應天治門之左命王府記室參軍滕康作冊告天撰文肆赦汪伯彦中興日歷云冊文係朱勝非撰按紹興日歷滕康家自陳乃康所撰伯彦誤記也赦文詆斥圍城士大夫有憤怒意王命延禧改定其叙邦昌事但云仍抑臣僚俾僭位號而已又

云圍城士大夫一切不問遂以南仲為禮儀使而延禧
讀册文時太常寺主簿張浚自京師馳至因以浚攝太
常少卿導引行事昧爽皇帝登壇寅受天命册文曰嗣
天子臣構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金人內侵二帝北狩天
支戚屬混于穹居宗社罔所依憑中外罔知攸主臣構
以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兵馬元帥之權
倡義旅以先諸將冀清京邑復兩宫而百辟卿士萬邦
黎獻謂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於臣構辭之

再四懼不克負荷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尚祈陰相以中興於宋祚讀冊畢上南鄉慟哭久之即位于應天府治之正廳簾陛如殿儀耿南仲汪伯彥黄潛善耿延禧董耘高世則賀上訖陛殿侍立權尚書左僕射張邦昌率百官稱賀班退大赦天下命西京留守司修奉祖宗陵寢罷青苗錢應死節及歿於王事者並推恩奉使未還者禄其家一年選人在職非在職者並循資臣僚

因寇去官者限一月還任潰兵羣盗咸許自新係官欠負不以名色皆免南京及大元帥府嘗駐軍一月以上者其夏税悉蠲之應天府特奏名舉人並與同出身免解人與免省試諸路特奏名三舉以上及宗室嘗預貢者並推恩州郡保守無虞者與推恩應募兵勤王之人以所部付州縣主兵官訖赴行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自今命官犯罪更不取特旨裁斷布衣有材畧者令禁從監司郡守限十日各舉一員餘如累朝故事上時年

二十一後名所築壇曰中興受命之壇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自古人君即政之初必有大慰天下之望故事有利于民而未興者則興之有不便於民而未去者則去之雖以舜而繼堯號為重華協于帝傳授一道然猶舉前世之未舉者如十六相去前世之未去者如四凶命九官使各居其任肇十有二州使各有其工況時異事殊可興所因革以一新大政乎春秋記列國之君為政必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等事列國猶爾況有天下之君乎是宜太上皇帝之始即政也求大武才畧之士絕姦邪誤國之人以散斂青苗與上供之所增加稅賦之規出剩皆政之所宜革者而悉罷去之以褒賞死節講求民瘼皆務所宜先者而悉舉行之即斯數者則其餘可以類求是以天下之人心皆翕然欣戴於已成中興之業而垂無窮也 何俌龜鑑罷青苗錢蠲常平穀裁損上供歲增之數禁止州縣納稅槩量賦歛違法之弊是所以

回建隆至仁之脉而蕞時誤國害民如京貫黼勔等子孫更不復叙又所以懲崇觀不仁之轍歟

尚書左丞馮澥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曹輔以宗社失守上疏待罪耿南仲與張邦昌進呈三省事即日拜徽猷閣直學士兵馬副元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顯謨閣直學士兵馬元帥汪伯彦同知樞密院事　元祐皇后在東京是日撤簾

辛卯尊靖康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既而尚書省謂元字犯后祖諱請以所居宮為稱

詔學士院擬定汪伯彥中興日歷辛卯元祐皇后為隆祐太后諸書皆同之臣謹按上宮名改尊稱在八月庚午諸書誤也

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衊聖德著在史册可令國史院差官摭實刋修播告天下

呂中大事記當靖康元年二月敵退之後士大夫爭法新舊辨黨邪正識者譏其治不急之務今高宗即位首詔改宣仁謗史不幾復蹈前轍邪曰不然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為甚母后之賢宣仁為最當熈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章蔡初意不過欲去元祐之人耳而至於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人復用也而至誣以廢立

之罪謗及宣仁一念之私燎原滔天可畏哉　大元帥府限十日結局　召副元帥宗澤赴行在　中書舍人孫覿張棣並依舊職　宣教郎王府記室周望守尚書考功員外郎　寶文閣直學士浙江荆湖等路經制發運使翁彦國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落直字賜彦國鈔鹽錢十萬緡使修江寧城及繕治宫室以備廵幸此據李綱建炎進退志　又命築景靈宫於江寧府帝后異殿其後不克成　寶文閣直學士趙子崧請對首論臺諫本人主耳目近年率

覿望取旨言事用非其人請依故事聽學士中丞互舉
又論范祖禹常安民上官均先朝言事盡忠請録其子
上甚然之子崧因建三屯之議大畧以為開邊之患驗
在目前不可不慮其熈河五路進築州軍堡寨欲望將
不係緊要控扼去處並罷明諭夏人示以德意諸郡守
戍之兵分屯陝西見在兵馬與河東北之兵合六萬人
分為三屯一屯澶淵之間一屯河中陝華之間一屯青
鄆之間平時訓練以備非常足張聲勢萬一敵騎南渡

則三道並進深入擣燕山之虚焚舟渡河人自為戰未必不成功也

壬辰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何以處邦昌黄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上曰朕欲馭以王爵使異時金人有詞則令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輔臣皆曰陛下聖意高遠非臣等淺智所及是夕召學士草制以銀青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檢校少傅寧武軍節度使河北河東宣撫使范訥為京城留守威武軍承宣使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為省視陵寢使元帥府參議官龍圖閣學士耿延禧徽猷閣學士董耘越州觀察使高世則並提舉萬壽觀留行在延禧耘仍兼侍讀寶文閣學士趙子崧為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隨軍轉運使集英殿修撰梁揚祖為徽猷閣待制知揚州隨軍應副直龍

圖閣黃潛厚試尚書户部侍郎幹辦官直龍圖閣王起之爲屯田郎中直秘閣楊淵行工部員外郎秦伯祥爲虞部員外郎日歷子崧延康鎮江之命於壬辰癸巳两書之今併附此資政殿大學士知京兆府范致虚知鄧州充南道都總管應知州銜内帶一路安撫者不書惟初掇或吏草則書朝奉大夫河北轉運判官顔復本爲北道副總管復本臨子也臨會稽人日歷復本無前銜汪伯彦中興日歷云河北轉運判官顔大夫哲宗朝翰林學士顔臨之子伯彦忘其名即此人也復本靖康元年八月除河北運判龍圖閣待制知延安府張深充龍圖閣直學士知京兆

府起復直徽猷閣陜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王庶陞直龍圖閣知延安府應監司帥臣銜内帶權知權發遣之類今並削去以就省文庶慶陽人也深時將勤王兵來衛故就用之後十餘日深入辭乃移深知熈州而復以范致虚知京兆府二人改除在此月丁未今并書之李覿紀行録深除延安在癸巳今從日歷侍御史胡舜陟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超董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陜析為四鎮拱滑潁昌隸東京鄭汝河陽隸西京恩濮開徳隸北京而同華陜府隸京兆擇人為

節帥使各以地産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隣鎮又京帑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為糴本若四帥得人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舜陟罷去議遂格

癸巳遥尊韋賢妃為宣和皇后國朝循前代之制帝母稱皇太妃至是以道君皇帝在行而特上尊號　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趙甡之遺史云上即位欲立後宮潘氏為皇后呂好問諫以為不可乃以為賢妃它書皆無之也　門下侍郎耿南仲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上薄南仲之為人因其告老故有是

命耿延禧中興記云張邦昌已復辟臣耿南仲奏臣素拙得遭遇皇帝竭盡愚直惟靖康行遣蔡氏其徒實繁必不利臣父子乞大王保全上曰今日之事吾最痛心其次門下侍郎父子耳且老矣月以數百千養一前朝老師傅直易耳人言毀譽何足信因泣下按南仲誤國天下共知非因行遣蔡氏而被排也今不取

甲午資政殿大學士新除領開封府職事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按上在濟州與綱書已稱伯紀觀文相公而此猶自大資政除蓋未有成命故也趣赴闕先是黄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上恐其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繇此與綱忤

直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朱勝

非召試中書舍人延康殿學士何志同知應天府日歷志同前衛帶端明殿學士蓋誤定武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大名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大元帥府都統制楊惟忠為建武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賞翊戴之功也日歷惟忠建節在八月庚申按惟忠以都統制結局無緣百餘日方有除目今從趙甡之遺史附此通直郎傅亮直祕閣通判滑州亮為人勁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滑兩經殘破無城壁會趙子崧薦亮之才得召見亮上疏自陳曰陛下能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

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責其語以為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日歷甲午傅亮除直秘閣通判滑州用趙子崧薦召對改通判西京蓋因汪伯彥中興日歷所書也按李綱進退志載亮本末差詳今掇取附入但綱稱亮除知滑州與諸書不同恐誤亮通判河陽在五月

戊申　中書侍郎黃潛善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共議罷民兵及降盜而揀其士馬之精銳者隸五軍是日以元帥府左軍副統制孔彥威為東平府兵馬鈐轄右軍副統制劉浩為大名府兵馬鈐轄先鋒統制丁順為滄州兵馬鈐轄秉義郎王善為雷澤尉浩所將皆民兵而順

與彥威帥府所降諸盜也未幾順善作亂於河北

乙未恭謝鴻慶宫上大慟羣臣皆哭太常少卿劉覿因

導駕面陳藏九廟神主事上嘉嘆久之　以五月二十

一日為天申節尚書右丞馮澥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潼

川府延康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李回知洪州　兵部尚

書吕好問守尚書右丞好問持元祐太后手書來賀此據

好問辯受偽命劄子上勞之曰宗廟獲全皆卿之力遂有是命

尚書右司員外郎宋齊愈試起居郎齊愈自京城走行

在自言以病在告不與偽楚事故擢用之　工部尚書王時雍提舉成都府玉局觀放謝辭言者論時雍昨留守東京金人取皇族遣之殆盡及取其壻太學博士熊彦詩則設計為免後金書廢帝百官相持以泣時雍獨無戚容已而百官哭於南薫門時雍亦不預又竊禁中寶物以遺金使為名自以兼將相之重請用二府䮕蓋曾不知愧有何面目復見陛下故時雍遂罷自是受偽命者稍稍引退矣熊克小歷時雍自吏部尚書罷蓋誤今從日歷　詔自今天

文休咎並令太史局依經奏聞如或隱蔽當從軍法

李綱行至太平州聞上登極上疏論時事大畧謂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此三者臣慮之至熟非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又言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揺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其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

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日歷於乙未載綱所上疏乃誤載綱十議中第一劄子令從綱建炎進退志修入

呂中大事記嗚呼天之愛人甚矣有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殃咎焉然是氣之屈於此也則必有以伸於彼其消於今也必有所以息於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斯世則必為之預出非常之人以弭之使夫國家將有所依而立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沒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若李公者其天之所出以弭宣和靖康之禍而開建炎紹興之業也歟當上即位之初誤國之臣不可用偽命之臣不可用張趙之德望未孚天下人望之所歸者李公一人而已上不自內用汪黄而自外召綱則高宗之志主於恢復可見矣覩上未即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乘輿蒙塵

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協濟之功則高宗屬意於公久矣迨為汪黃所擠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天意未欲恢復耶

賊黨忠犯淮陰縣從事郎權羅山縣尉李迥秉義郎監酒稅趙士壯率民兵拒戰為所殺此據紹興四年二月辛卯八年九月甲子迥士壯家乞推恩狀修入金左副元帥宗維既班師留諸帥分守河東北地於是女真萬戶尼楚赫屯太原女真副統素赫屯真定女真萬戶羅索圍河中女真副統蒙克進據磁相渤海萬戶大托卜嘉圍河間是日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馬忠通侍大夫忻州觀察

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

丙申尚書右丞呂好問兼門下侍郎　集英殿修撰新知湖州胡交修召試中書舍人朝散大夫王府記室滕康守太常少卿尚書工部員外郎蘇遲守右司員外郎遲轍子也（轍眉山人元祐門下侍郎）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徐處仁為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初南都之圍也處仁在城中都人指為姦細殺其長子直祕閣庚處仁因感疾（此據林泉野記）至是猶力疾入見而行（處仁附傳云上為大元帥

移軍睢陽以處仁為大名尹日歷五月丙申命徐處仁大名尹張慤發來赴闕今從日歷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薨時前執政皆免上獨留輔始輔至南都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拔人才駕馭用之四曰經制盜賊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舍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節鎮以謹防秋上嘉納未幾輔得傷暑病至是薨後謚忠達謚在淳熙十年今因輔薨併書之後准此

丁酉中書侍郎黄潛善兼御營使同知樞密院事汪伯

彦兼御營副使自國初以來殿前侍衛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高俅得用軍政遂弛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置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令因其所部為五軍以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為使司都統制諸將韓世忠張俊

苗傅等並為統制官又命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潛善伯彥別置親兵各千人優其廩賜議者非之臣謹按建炎置御營司乃軍政之大者而史官不能紀其本末熊克小歷畧書其事乃係于今年七月並命二相時實甚誤矣克又云除劉光世為都統制亦誤潛善伯彥別置親兵它書不見馬伸劾疏有之　呂中大事記國朝兵權隸於三衙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今不復三衙而別置御營司分委之樞府而置御營使其後專掌兵權樞府不得而預議者以本朝故事分為兩府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此趙鼎所以舉行故事以正西府之權范宗尹所以兼樞密使而罷御營使宜也

詔京西統制官翟興團結義兵保護

祖宗陵寢　命陝西諸帥招兵積糧　遣統制官薛廣以所部三千人出內黃張瓊以三千人出開德共復磁相廣本班直去為盜掠隨郢復諸郡至是就招　中奉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王時雍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黃州安置以言者論時雍圍城中擅行三省事也日歷時雍無前銜按元符詔旨時雍宣和六年以朝議大夫除户部侍郎今增入其它史無前銜者皆以它書補定之　翰林學士承旨吳幵言國家禍變不能死節乞正典刑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莫儔言久留敵營備遭困

辱乞置散地疏皆三上詔幵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儔述古殿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　尚書吏部侍郎謝克家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克家以祖諱辭乃命中書舍人李擢朱勝非兼權直學士院時庶事草創書詔填委而院無几案勝非常憑敗鼓草詔然辭氣嚴重如平時勝非直院日歷在六月丁卯今依學士院題名附此更俟詳考　徽猷閣待制元帥府參議官顏岐試御史中丞起居郎宋齊愈試左諫議大夫監察御史馬伸守殿中侍御史承議郎潘

良貴為左正言鴻臚寺主簿鄧肅守右正言奉議郎盧以中守監察御史良貴金華人嘗為尚書郎靖康中召還坐狂率斥去至是復用以中歙縣人也熊克小歷吳幵莫儔謝克家顏岐除罷並在戊戌今從日歷

戶部侍郎邵溥兼京城副留守

右武大夫惠州團練使韓恕知東上閤門事恕琦孫其父嘉彥尚神宗女為瀛海軍承宣使

戊戌詔曰故尚書吏部侍郎李若水忘身為國知死不懼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為之涕泣可贈觀文

殿學士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官子孫五人時尚書右丞呂好問為上言若水之忠故有是命　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路允迪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宫聶侍讀耿延禧為京城撫諭使副熊克小歷允迪等出使亦云初十日臣受敕充京城撫諭副今依日歷附初九日戊戌蓋戊戌降旨己亥受命也在己亥耿延禧中興記　修職郎王倫特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進士朱弁為修武郎副之從事郎傅雱特遷宣義郎假工部侍郎充大金通和使武功大夫趙哲副之倫毅子熊克小歷倫旦

孫趙姓之遺史云倫旦之後王明清揮麈後録云倫三槐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才顯按倫乃旦弟兵部郎中旭之元孫旭生通議大夫端端生朝奉大夫元元生毅官至朝散郎上書勒停已見崇寧五年正月乙巳記姓之明清皆小誤蓋汪藻行倫制詞有胄出公侯之句而傳者遂因之家貧無行好椎牛沽酒往來京洛間以俠自任數犯法幸免京城之陷也淵聖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止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帝即解所佩夏國寶劒賜倫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自薦其才帝亟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尚書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寀

相何㮚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

賜敘據王明清揮麈録修入它書無之王銍嘗為倫作
御敘銘其事決不妄然明清又云靖康末李士美罷相
就第倫忽直造拜於堂下士美問其所以正道自言願
隨相公一至禁中有欲白於上士美曰方退閑薦士非
所預也正道自此日掃其門會有旨令前宰執赴殿庭
議事正道久拜而懇曰此倫効命之時也士美不得已
因携之而入倫自陳於殿下曰臣真宗故相王旦之孫
也有致君澤民之術無路而不得進宣和中上書言大
遼不可滅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今圍城既急他無計
策臣謹當募死士數萬願陛下侍上皇挾諸王奪萬勝
門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夏國寶劔以
賜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日可除尚書兵部侍郎倫
既拜賜翌日再對自言已得豪俠萬餘悉願効死願陛
下勿疑即行時宰相何文縝已主和議正道怒髮上衝

冠文縝斥曰若何人敢至此邪正道曰爾何人乃至此邪又曰萬一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數百輩何益文縝怒以為狂生言既不用恐為亂請上誅之且乞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決正道懼無以自脫時孫仲益在禁中正道少與仲益有布衣舊因求計仲益曰前日所拜小戎文字在否正道腰間取御批示之仲益曰得此足矣子但立于從班中誰敢呵子豈有無故就殿上擒一侍郎之理乎倫從其言入廁侍臣之列人果不敢前翌日文縝始畫旨送御史府倫已得間出都矣正道倫字也臣謹按李邦彥以靖康元年二月罷相未幾出知鄧州尋持餘服方城危時未嘗召前宰執議事邦彥亦未嘗入朝明清實甚誤今以趙甡之遺史及中興姓氏錄倫本傳修入明清又云面斥何㮚㮚欲捕治倫倫立從官班中乃得免恐亦不然今但云㮚斥倫不用庶不抵牾

至是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故有是命

既而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改雱為祈請使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為副而倫弁哲不遣倫弁十一月壬辰再行遣國書外又令張邦昌作書遺二帥時潛善等復主議和因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始敵求割蒲解圍城中許之潛善等乃令刑部不得謄赦文下河東北兩路及河中府解州此據宗澤奏議其乙未丁酉所遣兵且令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雱清江人以贓罪不得改官故求出使此據紹興二十七年五月乙丑王珪劾疏修入弁婺源人識遠山東人也　遂安民倪從慶等為

盜浙西安撫使招降之至是以聞

己亥手詔天下曰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内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僝工若羣臣狃於故習導諛諱過大臣蔽賢所舉非實臺諫糾慝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赦何俌龜鑑治天下不出此數十條回天下之勢者在人主一動念一轉手間耳觀此一詔則高宗惻然之心實然之政真足以轉移天心而感動人心中興之業已卜於此矣　大元帥府結局將佐吏士推恩有差時諸道勤王兵皆至行在於是陝西將官王

德初隸都巡檢使劉光世為右軍將官德鞏縣人號王夜叉者也　廸功郎胡蠡假通直郎宗正少卿為高麗國信使承節郎黃鉞假閤門宣贊舍人副之（鉞以癸卯受命今聯書之）

是日李綱誅軍賊周德於江寧德既作亂會經制司屬官文林郎鮑貽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下江淮發運判官直徽猷閣方孟卿檄貽遜進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擐甲乘城殺掠如故宣教郎知溧陽縣楊邦乂亦起民兵討之綱至太平州遣使諭以勤王德始受綱節制

然猶桀驁不以時登舟欲乘間遁去綱次江寧遂與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李彌遜謀大犒羣賊於轉運司執德與其徒聶旺皆磔於市又誅亂黨四十四人而令提舉常平公事直徽猷閣王枋統其餘兵千人俱進貽遜龍泉人邦乂吉水人孟卿鄱陽人彌遜吳縣人枋安石從孫也

庚子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特進李邦彥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安置潯州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

置吳敏移郴州責授祕書少監亳州居住蔡懋移英州

遂責正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梲於惠州中大夫

提舉亳州明道宮宇文虛中韶州承議郎提舉亳州明

道宮鄭望之連州通直郎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賀州

並安置邦彥敏靖康初共政梲虛中望之鄴皆使金請

割地者故責之呂中大事記金自攻陷大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餌李邦彥吳敏唐恪諸人皆墮其計蓋小人始者惟以拓地邀功及敵已入中國小人無功之可邀則惟幸和之可成故政和之開釁者即宣和求和之人而宣和之求和者即靖康賣國之人也此小人以和誤國尤甚於敵之以和誤我也耿南仲

既以和誤淵聖猶以和沮高宗撓兵此小人之尤者上至欲手劍擊之此高宗之初心未為汪黃所誤之時也觀此則後日遣使議和者皆非其本心矣

改諸司諸軍專構司為審計

徽猷閣待制新知揚州梁揚祖為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直祕閣京畿轉運副使向子諲遷直龍圖閣充副使

詔朝奉郎提舉淮南西路香鹽公事范冲宣教郎上官愔常同令乘驛赴闕三省審察用趙子崧之言也既而以冲為尚書虞部員外郎明年愔至行在除祕書省校書郎同卒不至冲除虞外在九月壬寅愔除校書在二年二月辛酉祕書省題名乃除祕

書省正字當考

辛丑詔曰張邦昌知幾達變勲在社稷朕寵以王爵欲與同理萬務而牢避莫奪可依文彦博例一月兩赴都堂急速大政令宰執就第商議以稱朕優賢倚頼之意日歴載此詔在初四日癸巳按邦昌除太保以壬辰得旨癸巳降制而詔中有雖已斷來章宣付都堂治事之語則決非癸巳日所降也今依偽楚録附十二日辛丑更求他書參考之先是御史中丞顔岐言邦昌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金人所不喜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以

為中太一宮使兼經筵官置之散地會邦昌累章求退故有是命岐又請罷綱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乃退奉議郎致仕吴給復為監察御史

壬寅封後宫潘氏為賢妃妃開封人父永壽直翰林醫官局上在康邸宣和皇后為納之有寵及邢后北去妃以無名位獨得留至是遂封以梁師成第賜其叔父永思趙甡之遺史云靖康初軍事方興宣和皇后使一小鬟背負被袱步行出内欲歸韋家過潘氏之門永思之妻號郡君適在門側見而異之乃呼曰天氣陰寒請娘子畧避風露宣和皇后遂造其家徐言是康王之母

韋氏郡君奉之尤謹出潘氏使侍左右且遣人詣韋宅報其親屬宣和皇后亦喜知潘氏已笄而未嫁也因求潘氏歸康邸郡君許之遂同宣和皇后潛行上之出使河北也潘氏已娠而外人多不知故圍城中金人邀請親王眷屬而潘氏不在其數臣謹按靖康元年正月金初犯京城是時道君雖夜出門而城中未亂宣和皇后不應徒步出宮若以為城破道君徒步入宮之時則上出使已久恐必有誤且刪潤修入但妃實非永思女其父永壽紹興十四年三月十一日贈太子少師日歷有制詞牲之蓋誤

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提領措置東南茶鹽公事尚書工部員外郎楊淵同提領置司真州時東北道梗鹽莢不通揚祖言真州東南水陸要衝宜遣官置司給賣鈔引所有茶鹽

錢並充朝廷封椿諸司毋得移用朝廷以為然故有是命明年八月戊辰揚祖進職

朝議大夫試開封尹徐秉哲充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康殿學士趙子崧言臣聞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汙辱六宮捕繫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大小指此十人者為國賊此天下之所不赦者也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敵騎甫退此十人者皆日

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未肆赦間又復督廹之時雍奴事敵人肆出詭計辱君父以安已忘社稷以要功秉哲大均追捕宗室急於寇盗至拘濟王夫人於櫃坊閉如牢獄幵儔邀請上皇詞氣軒驁上皇至泣下皇后及東宫將出都人號泣遮道瓊斬數人以徇及之為敵人搜索宫嬪而蔵其美者邦昌既僭號思獻赦文直用濮安懿王諱邦昌皇恐思曰如今更理會甚濮王博文則曰雖欲避尭之子其如畏天之威至紹則尤為悖逆其言

不可道竊聞時雍秉哲落職宫觀既不足以正典刑又不足以安反側伏望將此十人付獄鞫治明正典刑以為萬世臣子之戒此據子崧家傳不得其日且參酌附秉哲宫觀之後 金人圍河間府 是日淵聖皇帝次代州遂渡太和嶺至雲中留十餘日淵聖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比至代州惟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迎謁於道茂實臨安人靖康初假工部侍郎副路允廸出使時茂實兄裀通判代州已先降敵左副元帥宗維素重茂實乃遷之代州又

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茂實聞淵聖將至即自為哀詞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黄旛褁之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士曹董詵翌日淵聖及郊茂實具冠幘號哭迎拜宗維逼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不許諸書或以茂實為嚴州人

按政和八年進士題名記云滕茂實字秀穎杭州臨安人父中承議郎知解州汴都記云少帝出城時茂實請敵營上書遂留下或傳其為尼瑪哈內相與史不同今不取欽宗實録茂實靖康元年五月自工部郎中與監當坐前為明堂令收揩書捧入已此時茂實已出疆恐是案後收坐或用衆証耳今併附此　按揩書捧三字

疑有脫誤

癸卯詔以二聖未還罷天申節上壽常禮自是至紹興十二年皆如之　太常寺主簿張浚充樞密院編修官

忠州刺史姚平仲再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平仲之刼寨也既不得所欲即皇懼逋去傳者以為亂兵所殺靖康末復官再召上思其才疑其不死命所在訪之平仲竟不至或云平仲隱九江山中陸游清尊録云人嘗有見平仲於廬山者　閤門宣賛舍人馬識遠提㸃淮南西路

刑獄公事辛道宗提點京兆府路刑獄公事道宗叔獻子也初議遣識遠使金未行而有此命

乙巳詔諸路勤王兵還營日令所在人賜錢三千先是勤王兵至城下者皆遣還而武義大夫淮東諸司州軍統制勤王軍馬張憲言無以激勸乃有是命時諸道兵多有散而為盜者　顯謨閣直學士知東平府盧益落職奉祠直龍圖閣京東轉運判官閻邱陞責授濮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益開封人坐不勤王而陞以庚蘇門

之令為臺臣所劾也耿延禧中興記云漕臣閭邱陞自招民兵三千餘上遣屯濮州敵騎至濮陞能禦之汪伯彦中興日歴亦同不知何以坐不赴援遠謫當考 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聞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湯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實録叔夜從淵聖在尼瑪哈軍中自鄭州而北尼瑪哈河東軍也不知何以過白溝當考御者曰過界河矣乃矍然而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翌日扼吭死時上聞叔夜與御史中丞秦檜之忠遂拜叔夜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檜落致仕充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而何㮚孫傅輩以誤國故不復録㮚

至金國不食死年三十九世傳㮚在金國謀奉淵聖間道亡歸事泄金人縊以油布而焚之今從實錄附傳二年三月丙午除職傅北遷年五十一後不知所終此據傅附傳林泉野記云建炎初遂加傅觀文殿學士終以不屈卒于金國而傳無之紹興元年四月己巳贈官

叔夜沒年六十三呂中大事記曰靖康之難能死節者前有李若水後有張叔夜二人而已金再犯闕勤王之師無一至者獨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遷之後猶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始終之義無憾矣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一人之數惟其一死之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盡釋而言忠義者亦首稱焉若何㮚孫傅身為大臣乃引其君降敵求生其不忠不義無父無君孰大焉使其能為若水之死已不足以贖誤國之罪而乃死於敵營則其死不足言矣論者猶以二子不屈於偽楚為

忠夫屈於大而不屈於小不屈於前猶或有益不屈於後復何補哉

丙午追貶故相汝南忠懷王蔡確為武康軍節度副使知樞密院事衛文正公蔡卞為寧國軍節度副使故御史中丞贈少師邢恕為常徳軍節度副使坐誣謗宣仁后且自言有定策功也紹興五年八月己未再貶

詔覃恩進秩惟侍從及宗室南班官給告餘並尚書省出勅三年二月壬申可考

保靜軍節度使姚古知河南府帶御器械鄭建雄知河陽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曽楙陞直學士提舉西京

嵩山崇福宮通議大夫王復知徐州直祕閣通判秀州趙不試陞直龍圖閣知相州尚書虞部員外郎姜剛之知棣按原本州上空一字查北盟會編宋史俱作州顯棣乃明人避成祖諱也今補入棣字下同州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王棣以守境有勞陞述古殿直學士集英殿修撰知滄州杜充陞天章閣待制充安陽人也棣真定人也古先坐覆師責散官廣州安置至是趣召　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上疏論五月一日赦書所施行皆非國家大利害生民大休戚今急務有四

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大率以車駕西幸為先其次則建藩鎮封宗子使守我土地緩急無為敵有先欲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而吏緣為姦朝綱委靡而士大夫相習誕謾軍政敗壞而將兵相扇奔潰國用竭矣而利源又失民心離矣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若於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選將漕之臣擇循良之吏誠天下之大計劉岑撰重墓志載此疏於除永興帥之後恐誤 是日金人陷河中府左

武大夫貴州防禦使權府事郝仲連死之徐夢莘北盟會編載河中之陷在此月乙巳按張鈞續中興忠義錄在五月十七日丙午葢據川陝宣撫司案牘也今從之初金人犯河中守臣徽猷閣待制席益遁去陝西宣撫使范致虛遣仲連節制河東軍馬屯河中就權府事至是羅索以重兵壓府城仲連率所部力戰外援不至仲連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已而城陷仲連終不屈羅索使擊殺之久之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仲連昌元人也呂中大事記曰吾觀元年金之內侵三道也不惟監司帥府如西京之孫昭遠同州之鄭驤維州之韓浩潁川府之

孫默秦州之李積淮寧府之向子褒相州之趙不試大名府之郭永濮州之楊粹中開寧府之楊隸晉寧軍之徐徽言長安之唐重楊宗閔桑景詢曹謂郭忠孝皆死於義雖以通判如郝仲連郭伯振縣官如陸有常張侃丁興宗郭贊將校如李政杜績趙叔皎楊彭年亦死於義降者惟劉豫傅亮等三人耳彼之所以固守者以朝廷必不棄而必有援兵也而元年即位之赦刑部指揮已不謄報於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是明棄三路矣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惜哉

丁未資政殿學士京城撫諭使路允迪守吏部尚書熊克小歷允迪靖康初為簽書樞密院事奉祠去丁未名為吏部尚書按允迪今年四月自京祠為奉請車駕進發使因隨行在非此時始召之克不詳考也

太常少卿滕康為起居舍人兼

權給事中　資政殿學士西道都總管王襄領開封府職事　左諫議大夫洪芻等坐誘納宫人及括金銀自盜詔御史臺鞫之時芻在東都未至也　詔文武臣僚非疾病危篤及篤疾廢疾不能任職者毋得陳乞致仕時士大夫避事求退者衆故條約焉　初命經制司鬻蔡京王黼田為糴本至是經制使翁彦國言恐生弊倖請仍租與客户歲收課利損其二分從之　文林郎鮑貽遜特改宣教郎以發運使翁彦國言其招安江寧盜

賊有功也於是宣教郎知溧陽縣楊邦乂亦以討亂之勞就陞通判江寧府楊邦乂事據附傳增入不得其月日因貽遜改官附見是日道君太上皇帝次燕山府館於延壽寺趙子砥燕雲録道君丁未五月十八日到燕山離門三里二太子邀看剪柳枝打毬飲宴至暮次日入門於延壽寺駐蹕金人供奉甚厚六月初二日太子請道君聖眷打毬宴會太子捧巵跪勸道君鄭后按子砥在燕山所云日月必不妄今從之上皇以烏凌阿色呼美有迎奉勞遺以後宮曹氏曹氏武穆王彬之裔寧德后近侍也此據張匯所進節要附入時兵部侍郎司馬朴亦在燕有傳建炎登極赦書至者朴私遣持詣

上皇為人所告金主憐其忠特釋之此據朴傳附見按顏岐進所編聖語

云朝議大夫惠厚下及樞密院小吏楊雍自燕境逃歸言有傳登極赦書奏道君者聖情大悦趣宣和皇后開宴賚用頗廣建炎二年七月辛亥宰執以奏上斂容不語久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太上皇既北狩畧不得中原音問日以宗社為念久之且命皇族之從行者食御手因親將調羮呼左右令出市尚香左右偶持一黄紙色以尚香來太上帝視之乃中興赦書也始知其事於是天意大喜從行者皆拜舞稱慶此事聞之慈寧皇太后之猶子韋侯訊臣謹按韋訊所云當不妄乃與顏岐所記不同趙子砥燕雲録云康王登寶位赦文傳至燕山二太子得之封呈道君即召賢妃相賀喜動龍顏此恐非其實也子砥所録又云戊申三月問一南人貨驢肉凡橋來買得故紙内有本朝足本赦書司馬朴謍求得之為京師醫官靳洪告於燕山留守妝朴枷項禁勘

獄戍中元帥府已而貸死杖七十依舊養濟附傳所云或即據此而稍潤色之也洪皓行述又云皓被拘雲中因以金遺商人陳忠令密告兩宮以本朝遣來通問於是二帝始知建炎中興之實此所云與前諸書又不同今併附此更求他書參考閤門宣賛舍人曹勛自燕山得間道歸宣和皇后令勛奏上以再使軍前時有宮人見四金甲神人持弓劔衛上

戊申勒停人李仲洵復武翼郎知滑州仲洵始坐棄城得罪至是再用之

庚戌天申節羣臣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　新除給事

中沈晦充集英殿修撰知舒州言者論晦市井駔儈之流雖嘗使金踰年不無艱苦而封駮之職政事得失所繫恐不可以賞功故出之　徽猷閣待制宗澤充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右文殿修撰知兾州權邦彦充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直祕閣知深州姚鵬陞直龍圖閣知洪州時黄潛善等不欲澤居中故與河北勤王守臣並命

辛亥太師鎮南軍節度使中太一宫使樂平郡王鄭紳

謁告往江浙改葬許之紳開封人故為直省官此據蔡絛國史後補道君皇后父也城始破為金所執既而歸之未幾薨謚僖靖沈良靖康餘録曰正月二十七日尼瑪哈請上皇相見上皇乘轎至寨門着紫道服帶逍遥巾趨入至幕次尼瑪哈出迎入帳中坐良久上皇起白尼瑪哈云老夫得罪當北遷但帝姬下降者乞留荷大惠尼瑪哈不答有頃鄭皇后自外至云妾得罪合從上皇北遷但妾家屬不與朝事敢乞留尼瑪哈點頭許之

士子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張邦昌以覃恩遷太傅此據偽楚録日歷無之　都水使者陳求道貶秩五等坐汴河水減不即補治為御史所劾故黜之　徽猷閣學士

知青州曾孝序陞延康殿學士孝序晉江人也

癸丑中書舍人孫覿充徽猷閣待制知秀州覿閭李綱

且至上疏言靖康初任侍御史首論諸生伏闕之罪責

知和州今綱為中書相而臣預省屬典掌書命職在論

思設有愚見因事納忠則益不安位請得罷去故有是

命

甲寅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李擢試給事中　御史

臺主簿鄭瑴為監察御史瑴建陽人邦昌之僭也瑴挺

身見上於濟州至是擢用陳貫新立御史臺題名記㲄與盧臣中之除皆在六月今從日歷附此

乙卯熙河經畧使張深辭行詔留深所部鄜延統制官孫渥一軍衛行在餘兵復還本路渥武都人也

丙辰監察御史張所為尚書兵部員外郎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恭聞行在留南京軍民俱怨道路籍籍不知誰為此謀者又失計矣京師重城八十里之廣宗社宫闕省闥百司不可遷也况居之足以控制河東河北之

地而河東河北者天下之根本不可失去年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而盡割兩河之地遂使兩河之民煩寃沉痛怨流骨髓今聞兩河兵民無不扼腕用之可藉以守若或棄京師而不居則兩河之民無所係望陛下事去矣今急還京城誠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一舉而五利而陛下不為不知誰為此謀者臣知其必無長策曾不過緩急之

際意在南渡而殊不知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徒使人心先離中原先亂耳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誠使兵强而將相賢正須坐撫中原以制强敵尚何遷都之有雖然計有出萬全者宜若創業之君無以精兵自衛而圖任將相使之協謀共力經營乎朔方然後鼓勇河東河北忠憤之人使自為戰則强敵可摧土宇可保而京

師可以奠枕而都也不能如此徒欲南渡以自便是偷朝夕之安非所謂社稷大計臣知其不可時所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復言黄潜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潜善引去上諭旨留之乃罷所言職潜善意未已尋責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所事迹他書不見今以李綱建炎進退志修入日歷載所奏議於六月已巳實甚誤矣所責江州月日未見今併附此更尋他書考證之　是日李孝忠破襄陽府守臣直徽猷閣黄叔敖棄城去孝忠遂入城肆焚刼掠子女盡驅强壯為軍

叔敖廉子也廉分寧人元祐中給事中

丁巳資政殿大學士知京兆府范致虚陞觀文殿學士

太常少卿劉觀召試中書舍人起居舍人滕康為起居郎太常少卿汪藻為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承議郎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季質尚書考功員外郎周望並試太常少卿質張邦昌子壻閧邦昌僭位自繫越州獄提舉茶鹽司以聞詔嘉奬至是擢用之詔奬質在此月甲寅今併附見

承議郎葉三省守右司員外郎朝奉大夫諸王府

贊讀汪思齊行吏部員外郎朝請郎陳戩爲虞部員外郎三省桐廬人思齊鄞縣人戩已見四月辛酉思齊與戩嘗爲上宫僚故用未幾思齊卒　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宫邢煥爲朝議大夫充右文殿修撰　朝散郎宋昭爲尚書膳部員外郎仍賜白金百兩以昭自言嘗上書論開邊事遠竄故録之昭元降旨與郎官今併書除日後准此昭見今年正月

戊午太常少卿周望假給事中充大金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領達州刺史副之初上用黄潜善汪伯彦計遣

傅雱使金軍祈請二帝未行朝論欲更遣重臣以取信會尚書户部侍郎卲溥乞赴行在潛善等因白用溥溥辭乃黜溥知單州而更命望（溥之罷在甲寅今併附此）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降授朝奉郎降充龍圖閣待制錢蓋並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宫粹中坐江寧軍亂蓋坐陝西棄師也初執政論蓋功進職名中書舍人朱勝非封還錄黄乃有是命　資政殿學士新除領開封府事王襄資政殿學士趙野並落職襄責襄陽府野青州並居住權中

書舍人汪藻草制曰豈有兩君之在野畧無一騎以入關故取迂途以為緩計　故事宰執初除賜銀帛各千匹兩至是中書侍郎黄潛善等以國用不足辭所賜許之其後詔皆減半休兵後乃盡復之　詔以邊事未寧遇休暇日百司仍入局治事紹興元年正月丙辰所書可參考

是月皇叔光山軍節度使士㒟知南外宗正事士㒟首論大臣誤國故黄潛善斥之日歷紹興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士㒟劄子建炎元年蒙恩除知南外宗正事當年五月到任又紹興四年五月十二日士㒟劄子昨日陛下立極之初首論大臣誤

國家恩寛貸改差知南外宗正事臣既離維揚不旋踵有渡江之變按南外今年八月移鎮江府三年又移泉州此所云既離維揚不旋踵有渡江之變則改差又非元年事當考朝議大夫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賓為侍御史賓侯官人嘗為御史去至是復用賓之除日歷不書今以御史臺題名增入安邑人邵興據解州神稷山屢與金人戰時金將呼紐屯安邑執其弟翼招之興不顧飲泣死戰大破金人之軍呼紐羅索子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至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貢生臣馬心羅

謄錄監生臣黄　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新除尚書右僕射李綱至行在先是右諫議大夫范宗尹力主議和乃言綱名浮於實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綱行至寶應乃聞拜相之命次泗上會有詔四方勤王之師還本道綱遂留昇潭兵於泗而獨與數百人詣南都詔中使王嗣

昌趣綱入覲綱至穀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持劾副遺
綱封以御史臺印上聞綱且至命徽猷閣學士提舉萬
壽觀兼侍讀董耘往勞又命執政燕綱於金果園綱力
辭上趣名入見於内殿綱涕泣上亦感動綱辭新命且
言臣愚惷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
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
當為相則不可且為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而反可以
為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外廷之論如

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曲留聖慮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嘗欲言於淵聖使遠人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定卿其勿辭綱頓首謝

詔幹辦御藥院邵成章宣押赴都堂視事中興姓氏録云淵聖即位內侍用事者多貶罷超擢成章知入內內侍省事按李綱自記成章乃御藥幹辦今從之時日已夕

上命黃潛善等留省中以俟之綱復固辭猶未受命也

侍御史王賓言責授秘書少監王襄趙野罪大謫輕

移襄永州野邵州並安置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徐秉哲假資政殿學士領開封尹充大金通問使王時雍既貶上釋秉哲之罪使諭敵求和秉哲不受
奉國軍節度使王宗濋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邵州安置坐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也　言者請減州縣及五司官以省費而中書侍郎黄潛善乞差官討論乃以起居郎滕康舍人汪藻並兼檢討官　詔太傅張邦昌特給節度使俸　龍圖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宗澤

自衛南分兵屯河上以數百騎赴南都是日入對澤首上三事其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為賞罰其二論人主職在任相顧於稠人廣衆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虛心謹擇叅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而毋使小人參之其三論諫官人主耳目臣下有懷姦藏慝嫉賢蔽善者當使耳目之官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上納其言將留澤而黄潛善汪伯彥惡之乃令之襄陽澤除襄陽日歷在五月庚戌汪伯彥中興日歷在五月壬辰澤遺事在六月癸亥三書俱不同意者澤先已外除至南都始受

命耳今從日歷乃畧刪潤令不牴牾

庚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留身上十議且言陛下度其可施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一曰議國是大畧謂今日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竊恐國論猶以和議為然蓋以二聖播遷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臣竊以為不然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太公為羽所得置之机上者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卒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

公之術也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惑中國至於破都城隳宗社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而後已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没必不敢深入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

戴天之仇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自强如此豈徒不敢肆横而二聖有可安之理矣且金人之於國家雖奉藩稱臣竭天下以予之亦未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故今日法勾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詞厚賂則不可臣謂正當歲時遣使奉問二聖至於金國我不加兵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以大舉

六月丁卯下詔守兩河己卯置帥府要郡及水軍二

丙戌教車戰招軍買馬乙亥遣傅雱奉表兩宫

曰議巡幸大畧謂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建康

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糗糧以備廵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一則藉廵幸之名使國勢不失於太弱二則不置定都使敵國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議者或欲留應天或欲幸建康臣以為皆非計夫汴梁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即位之始豈可不一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勑榜以修謁

陵寢為名擇日巡幸計無出於此者六月壬戌施行三曰議赦令大略謂惡逆不當赦選人不當盡循資罪廢之人不當盡復今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張邦昌偽赦非是宜改正以法祖宗六月壬戌施行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収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用周朝之故事今方冒處王爵極其褒崇秋高馬肥敵騎縱横挾借其勢陛下將何以

制之願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子之戒六月癸亥施行五曰議偽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士大夫屈膝于偽庭者不可勝數宜依唐肅宗六等定罪以勵士風六月癸亥七月辛丑施行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宜一新紀綱信賞必罰六月乙亥施行七曰議守大略謂於沿河及江淮措置抗禦以扼敵衝六月己卯施行八曰議本政大略謂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禀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

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由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此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然則於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

以來政出多門閹官恩倖女寵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不勝幸甚九曰議責成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十曰議修德大略謂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天下之望上與黄潛善等謀之翌日出

其章付中書惟僭逆偽命二章不下按綱建炎進退志載上語有云執政中有與卿論不同者蔡欵曲商量蓋指潛善等也　皇叔祖靖康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仲湜為開府儀同三司封嗣濮王仲湜楚榮王宗輔子也安懿王孫百二十有六人至此紹封者五人　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還屯雲中

辛酉名潛邸為升暘宫　詔新除郎官未經上殿者並引對　資政殿學士領開封府尹徐秉哲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梅州安置坐使金辭行也

壬戌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事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上命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祗備車駕還闕款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宫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藝祖登極之初嘗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改乃命選人惟在職者循資左降官等第叙復執政退綱留身奏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賜施行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論不

同者少遲議之綱曰邦昌僭逆明白若都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括金帛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疾之德之恕之者私也憤疾之者公也執政中有論不同者臣請與之廷辨上乃遣小黄門召黄潛善吕好問汪伯彦再對上語之故潛善猶力主之綱詰難再三乃言在遠不若在近好問亦曰唐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為悔綱曰邦

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縶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況其已僭逆豈可留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措置綱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偽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乃出綱奏　詔置檢鼓院於行宮便門之外差官權攝李綱言今日急務

在通下情乃置院以達四方章奏綱又請置看詳官二員臣民封事僉擬可行者將上取旨從之　詔察官職守自今依官制施行　延康殿學士大名尹張慤試戶部尚書　御史中丞顏岐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岐以嘗論李綱上疏待罪執政欲令依舊供職上不許乃有是命（熊克小歷岐除待制奉祠在八月壬戌蓋實甚誤）於是右諫議大夫范宗尹亦求去詔以宗尹為徽猷閣待制知舒州（日歷宗尹六月庚午落職未知何日罷諫官今因顏岐除目附見俟考）徽猷閣待制提舉亳

州明道宮錢伯言為開封尹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呂頤浩為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伯言勰子勰吳越王倧曾孫元祐翰林學士頤浩樂陵人宣和末為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金人內侵郭藥師執之以降已而得歸至是復用熊克小歷云頤浩歷城人而董萃撰行狀乃云樂陵人今從行狀秘閣修撰知鼎州唐慤知荊南府　初應天尹闕大臣薦通議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李偃才可用詔名入偃徽之孫徽之迪子仕至正議大夫以媚事蔡京累遷龍圖閣直學士靖康中斥去偃

慙懼復請奉祠會知廣州孫㑊還朝甫至行在乃以為應天尹偃除尹日歷不見此以附傳附入按應天初除何志同後用孫㑊其命偃必李綱未至闕時則在㑊受命之前也當考

詔宗室銜位不書姓官司毋得受自熙寧以來宗室外官单銜奏事並不著姓其後更革不常至是延康殿學士趙子崧知鎮江府以表謝上中書侍郎黄潛善援近旨劾之乃申明行下趙子崧中外遺事云宣和三年子崧賜對上疑宗子出仕者皆著姓子崧對以熙寧法如此與異姓共事須著姓以别之若辭見謝及獨銜奏事自不著姓上曰終是粗疎卿可討論奏來五年余從凡正之名對上又及此遂批出宗室内外並不著姓朝廷不

復考故事詔出識者大駭而有司不以官職高下皆名別之七年夏子崧出守淮寧辭日為上極言之云此雖小事所繫甚大周曰姬氏漢曰劉氏唐曰李氏今無故去國姓不祥上寤勑中書討論遂復用熙寧法建炎元年今上皇帝中興子崧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上謝表黃潛善在中書乃令進奏官退回為不合不著姓因欲見沮而不考著令也至今雖大宗正司宗室亦稱皇叔皇兄具官仍著姓矯枉過正誤矣按元符詔旨宣和五年六月乙未御筆內外宗室並不稱姓七年八月戊午御筆宗室外官除見辭榜子外餘依熙寧法著姓此即子崧所請也今乃云潛善見沮而不考著令誤矣

癸亥中書侍郎黃潛善為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

太傅同安郡王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

置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僭逆劉子黄潛善猶左右之退
奉御筆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
與免貸於是潭州安置所過廵尉伴送仍令監司守臣
常切覺察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次議偽命臣僚綱言責
授安化軍節度副使王時雍等四人與金人傳導指意
議廢趙氏廹道君已下出郊又受偽命為執政此四人
宜為罪首上顧呂好問好問曰誠有之時徐秉哲已先
竄於是移時雍髙州責龍圖閣學士吴幵永州述古殿

直學士莫儔子全州並安置時在圍城中者綱皆欲深罪之好問曰王業艱難正納汙含垢之時遽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不納能克小歷云時在圍城中者綱欲槩以叛逆罪之呂好問曰責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逆彼豈無辭乎綱意不厭乃遣其客晉陵胡理要說好問區別圍城人為三等以差行戮且曰必如是方可表公之忠節好問謂理曰某與君俱處城中衆以為可罪者才十許人耳餘人本末吾輩所未悉寧可以叛逆加之耶綱由是不樂呂本中雜說曰金人再犯京師謝克家耿南仲黨人往往在圍城中皆前日力攻李綱者綱既相復以圍城中事中傷之以邦昌僭號叛逆凡在圍城中皆次第定罪呂好問謂綱曰圍城中固可罪若但責以不能死節彼無所逃罪矣然其間尚有曲折若專以叛逆罪之則彼必有辭矣却恐反

為害綱由是不悅即使言者中好問上深以為非然好問亦不敢留綱亦旋罷去由是觀之耿南仲李綱之黨苟以罪更相加誣於國事所害甚大皆不能無罪也按綱斥逐偽黨乃國法之所當然本中以綱與其父異論而排之今不取　何俌龜鑑曰公之十議一施而議僭叛議受偽命二章獨留中而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為臣之罪莫甚於僭叛莫甚於從偽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萬世之事君者上之所以未遽行以祖宗不忍輕用刑誅不忍於殺大臣故也夫祖宗之所以不忍者豈不忍於此輩哉君不忍於其臣臣反忍於其君邦昌忍於易姓忍於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於覆國忍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皆無所不忍傳曰人將忍君嗚呼此輩非忍君者乎管蔡至親周公忍而誅辟之不以議親之法而減也若使覆宗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棄主事偽而無刑彼盡忠守節者何辜焉呂中中興大事記曰朱文公謂李綱

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然綱之議雖行而綱之謗愈多矣綱去之後朱勝非以敵犯維揚而欲立邦昌後蓋勝非邦昌友壻也未一二年間偽命之臣有駢然擢用而為宰相臺諫者矣可勝嘆哉綱又以給事中李擢徽猷閣待制知秀州孫覿為邦昌權直學士院軍器監王紹草勸進表秘書省著作郎顔博文草赦文資政殿學士新知潼川府馮澥在偽庭守左丞舊職延康殿學士新知洪州李回權右丞於是遂責擢郴州覿歸州博文澧州並安置紹除名容州編管澥落職回落職奉祠日歷邦昌以下行遣並在六月四日壬戌按李綱行狀六月一日進對內殿翌日上下議

翌日降出國是等五劄子次日與黄潛善等廷辯上曰來日將上取旨翌日進呈邦昌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偽命劄子得旨皆散官安置以次第考之則其行遣在初五日癸亥也日歷併繫壬戌熊克小歷載偽命臣僚貶謫在壬戌邦昌安置在癸亥皆誤 新除翰林學士謝克家既以祖諱辭上命權不繫三字克家以非舊典不拜李綱亦惡之乃以為述古殿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尋又坐圍城中避事降龍圖閣待制 勒停人俞向復朝請郎充秘閣修撰知河南府兼西道都總管代姚古也向於宣和末累更事任靖康初斥去至是復用之 江東轉運判

官李彌遜為直秘閣淮南轉運副使以彌遜自言與經制使翁彦國連姻引嫌也　故徽猷閣待制知懷州霍安國以死節顯著贈延康殿學士李綱言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崇尚名節故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諸路詢訪優加贈卹始上知若水之忠首賜詔書褒贈至是綱有請遂自安國及劉韐已下次第褒録之

初賊祝靖冦荆南安撫使鄧雍遁去賊乗勢欲渡江知公安縣宣教郎程千秋率邑人及廣西湖南勤王兵之在邑者禦之遣人夜渡江焚舟毁栰殺賊甚衆遂不敢犯李孝忠繼至千秋沿江設備唐慤自鼎州調本路刀弩手助之賊乃去時通判鄂州趙令裨部官兵戍武昌縣賊閻瑾犯黄州其徒縱掠既去令裨即渡江存撫黄人德之自金再圍城京西湖北諸州悉為賊冦侵犯隨州陸德先復州趙縱之郢州舒舜舉與荆南德安皆

夫守獨知汝州徽猷閣待制趙子櫟知襄陽府直徽猷閣黄叔敖知蔡州直秘閣閻孝忠知漢陽軍朝議大夫李彦卿能守境捍賊至是李綱言於上奪雍龍圖閣直學士罷德先等三人仍奪其職遷子櫟寳文閣直學士叔敖秘閣修撰孝忠進一官彦卿直秘閣千秋進二官通判荆南府而擢令裡直龍圖閣知黄州更名令㦸亦征切雍洵武子令㦸燕懿王元孫嘉孝穆公世㟙子子櫟燕懿王後馮翊侯令甲子燕王生臨汝侯惟和惟和生東陽侯從誨從誨生汧陽侯

世遠世遠生令甲孝忠開封人汪藻作閻氏信效方序云顏昌閻孝忠而孝忠自作錢氏方序云大梁閻某今從之時叔敖已失守而綱蓋未知也熊克小歷云叔敖陞秘閣修撰既而襄陽復不守叔敖落職降充監當按襄陽不守在五月丙辰日歷乃書于六月戊辰與趙甡之遺史不合當考執政退綱留身奏事上曰卿昨日內殿爭邦昌事內侍皆涕泣卿今可受命矣綱因論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高光唐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寛誠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戡定禍難身致太平因請以所編三君行事紀要録以進上可之

甲子手詔撝設行在將士撫循百姓蠲賦役改弊法招羣盜按贓吏又詔靖康間敢言之士或致竄逐宜悉召還凡七事始李綱為上言靖康間雖號開言路然議論鯁峭者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上以為然　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綱以覃恩遷正奉大夫日歷

綱覃恩轉官在五日癸亥而綱行狀云六月六日告廷是日内殿奏料理兩河事行狀所云必得其的今從之

仍兼御營使時河東北所失纔十餘郡餘皆為朝廷固守

綱奏議云河東惟失太原忻代澤潞汾晉七郡河北失真定懷衛濬四郡按去冬厄瑪哈破威勝軍及絳

州今春石州繼陷不但十一州也或者此時綱猶未盡知今第云十餘郡當考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為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慰撫之臣恐久之食盡援兵不至即為金人用矣謂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

者為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方鎮俾自為守則無北顧之憂矣上曰誰可任此者綱請詢訪得其人以奏上許之呂中大事記曰嗚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讎耻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向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

復帝姬為公主於是賢德懿行大長帝姬封秦魯國淑慎長帝姬封吳國二主皆用上登極改命熊克小歷復帝姬為公主在八月壬寅按八月乃石端禮為請懿帝姬請復封非事始也

通奉大夫知舒州傅墨卿守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知
潭州郭三益試刑部尚書墨卿山陰人先是其家過江
寧遭周德之亂闔門俱死由是辭不就職　朝奉大夫
周武仲試尚書吏部侍郎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宫曾楙試禮部侍郎徽猷閣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董耘試兵部侍郎武仲浦城人宣和末為御史
中丞坐論童貫事責黄州安置至是復用時右正言鄧
肅新進不知前朝事上疏論武仲為中司觀望王黼曾

無一言且嘗建伐燕之謀乞誅殛以謝天下上察其非實不聽　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胡安國朝奉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並試給事中朝散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劉玨試中書舍人景衡瑞安人玨長興人也靖康末三人俱在後省坐黨附李綱斥去至是並用之他日諫官潘良貴入對上諭曰朕今不用文華之士已令名許景衡于海濵矣景衡玨聞命冒暑赴朝安國辭不至

景衡附傳云上即位之八日以給事中名而日歷附此後省題名亦在六月不知附傳何以不同當考

尚書右司員外郎吳巖夫守光祿卿集英殿修撰新知亳州翁彥深守太常少卿朝奉郎李光守秘書少監巖夫執中子（執中崧溪人大觀御史中丞）彥深彥國弟光上虞人靖康中為侍御史以論事去　朝奉大夫辛炳守尚書左司郎中炳侯官人也　太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許翰復延康殿學士赴行在（日歷作復端明殿學士蓋誤）翰襄邑人靖康中同知樞密院事　朝奉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曾開復顯謨閣待制知潭州開楙弟也　始張邦昌既廢京

城都巡檢使范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是日為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於武臣卒伍理當闊略惟王宗濋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自宗濋外一切不問以責後效此據李綱建炎進退志參修

乙丑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馬忠為河北經制使措置節制民兵　名責授鳳州團練使張所直秘閣通判河陽府傳亮赴行在初李綱既建經撫兩河之議欲薦用所然以其嘗言黄潛善之故頗難之一日過潛善從容

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抵罪不得已拔拭用之如以為臺諫處要地則不可若使之借官為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公能先國事後私怨為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許諾上悅乃名用焉熊克小歷云所靖康末嘗至河北募兵誤也所但奏遣呂剛中募兵而遥為提領詳見七月丙辰註　保大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責朝議大夫李回為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袁州居住以言者論防河逃棄且受偽命也　詔自今以絹定罪

並以二千為准舊制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為一疋至是

大理正權尚書刑部郎中朱端有言所在絹直高乃有

是命　詔道州編管人張思正令赴王淵下使喚候立

功日取旨以擒捕郭京之勞也

丙寅新除太常少卿季質主管亳州明道宫　承議郎

陳公輔為尚書吏部員外郎朝奉大夫程瑀行司勲員

外郎朝散郎余應求為考功員外郎公輔臨海人瑀鄱

陽人應求德興人靖康中三人為言事官坐黨附李綱

責監川陝諸司商稅至是並名

丁卯手詔河東北郡縣諭令堅守詔略曰河東河北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宗社而金人日橫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刼鑾輿以北則兩河之地又何割哉方命帥遣師以為聲援應州縣守臣能竭力保有一方及能力戰破敵者當授以節鉞應移用賦稅辟置將吏並從便宜其守臣皆遷官進職餘次第録之　命諸路詢訪死節

者以聞　詔朝請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晁說之赴行在說之宗慤元孫宗慤淸豐人康定中叅知政事元符末坐上書入黨籍靖康初起於既老用為中書舍人又斥去至是名還尋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讀用李綱薦也說之除職未見月日今名命附見黄滎新編經筵所題名說之兼侍讀在今年七月　尚書祠部員外郎喻汝礪為四川撫諭官初汝礪自京師入見上復命為郎汝礪因對論遷都利害以為敵可避都不可遷汴都者天下之根本也若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州之

地以資於敵矣夫以諸葛之竒才而不能軋曹操李克用之驍勇而不能抗朱温何哉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晉陽特朅朅然一方之伯者耳安足以當中原之强大乎臣謂中原決不可舍以為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陷金人之計旣對上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大竒之汝礪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撫諭官且令督輸四川漕計羡緡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人決渡河陛下宜急為之防毋以宴安之故而成此酖毒上嘉納

之日歷于此日併書汝礪江端友黄次山冠防為諸路撫諭而八月乙酉又書之按端友七月辛卯方除兵部員外郎趣赴行在日歷誤也盖此時但遣汝礪其後繼遣三人耳譚篆作汝礪年譜云被旨以禮部郎中為四川宣諭使此亦不然建炎四年十一月八日宣撫處置使張浚劄子臣據前祠部員外郎喻汝礪狀云云可見初未嘗遷禮中也實録附傳亦云為宣諭使盖史堪撰墓誌因年譜所云而史臣又不詳考耳今並不取年譜又云上聞公名亟欲大用之而耿氏父子居柄用之地且素忌公者乃為所沮按建炎之初耿氏父子已開廢其說謬妄

戊辰龍圖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宗澤知青州澤聞黄潛善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按北盟會編作河之東西陝之蒲

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柰何輕聽姦邪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敵弗共戴天弗與俱生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謄播赦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為偏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之以澤知青州名延康殿學士知青州曾孝序赴行在初澤至南都見李綱與之語國事澤慷慨流涕時開封

尹鈇綱為上言綏集舊都非澤不可上曰澤在磁每下令一聽於崔府君綱曰古人亦有用權術假於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火牛之類是也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固不得人以撫之非獨外憂且有內變上乃許之從澤知開封府日歷澤除京尹在七月庚子而澤遺事云六月乙亥公至開封日歷恐誤也況澤除留守日歷亦係之六月乙酉則京尹之除無由反在其後今從澤遺事既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孝序上許之孝序名及再留日歷全不書今據本傳附見何俌龜鑑曰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内修外攘為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

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院以通下情置賞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幣以寛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劉東南官田而募民給佃做保甲弓箭手而官為教閲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瓌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宗澤乞回鑾疏曰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則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戸到一一而求之哉應順天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無能然久識開封染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無檢者臣既領府事吏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瀝誠感之不浹旬間彼惡少悲咸知格心爍謀斂迹遁去其閭巷間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無敢肆横以是人人鼓舞仰陛下之威懐陛下之恵拳拳慕戀不啻嬰孺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敵其所愾臣每聞王

畿内外日久嘉靖熈熈皡皡將如我祖宗慶祐熈豊時
臣觀人心念念傒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之聲
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繫戀之誠取進止
巳巳秘閣修撰新知河南府俞向改知陜州以秘閣修
撰西道副總管孫昭遠代之初朝廷聞昭遠在陜西就
除知陜州既而令將所募西兵赴行在内鄉賊尚虎有
衆萬餘昭遠與遇破之至南都入見泣謝奉使亡狀即
以為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悉以昭遠所募西

兵三千人付御營前軍統制官張俊按原本作張浚宋史建炎元年置御營司張俊為前軍統制今從之昭遠獨與蜀兵數百之河南昭遠五月丙午除知陝州六月癸亥依舊西道副總管令牽聯書之其除西京日歷不載因俞向改除附此

金紫光祿大夫王革復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程唐復寶文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李倫復顯謨閣待制中奉大夫王鼎復集英殿修撰唐之邵子也之邵眉山人故寶文閣待制奴事童貫以進叅其謀議鼎革子用宜者薦父子迭為京尹殺戮無辜不可勝計倫廸孫廸鄜城人天禧中宰相儁出朱勔之門

累典方面靖康初皆坐斥去至是用赦復職而權中書舍人汪藻不書録黄乃復革龍圖閣待制唐實文閣待制倫秘閣修撰鼎㝉直龍圖閣責授成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李擢改軍器少監分司西京筠州居住以擢靖康末已經降謫故也此似因論宋齊愈故為李綱所扙抵當考

庚午降充龍圖閣待制知台州謝克家徽猷閣待制知舒州范宗尹坐嘗事偽庭並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宫

尚書右司員外郎蘓遲直秘閣知高郵軍既而遲至高

鄱守臣趙士瑗以發運司舉留遮境不受代詔貶士瑗二秩令依舊在任徙遲知婺州權中書舍人汪藻言今以士瑗為非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可使之在任以士瑗為是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可使之降官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願斥去士瑗以為後來鄙夫之戒不從日歷書蘓遲與東南郡檢正左右司題名元年六月蘓遲知婺州並不見士瑗再任事今以汪藻奏議增入蓋題名多踈略耳

監察御史吳給守尚書左司員外郎以論事忤黄潛善也

修職郎李雱廸功郎胡珵並為祕書省正字（珵已見正月癸卯）朝奉大夫郭永提點河北東路刑獄公事永元城人也

詔親征行營副使司河東宣撫使司官屬見責降人朝奉郎方元若奉議郎裴廩直祕閣沈琯朝奉大夫韓瓘劉正彥奉議郎張燾承務郎鄒柄宣教郎何麒從事郎何大圭劉默張牧等十七人並與差遣元若桐廬人嘗為秘書少監廩嘗為鴻臚少卿正彥法子（法政和間為熙河經略使死事）燾根子（根德興人仕至直龍圖閣）大圭無錫人與燾皆嘗為

秘書省正字柄浩子浩晉陵人建中中吏部侍郎嘗為樞密院編修官麒青城人也李綱之謫寧江也元若等皆坐累貶降至是悉復之

辛未以賢妃潘氏生皇子赦天下籍諸路神霄宮財穀付轉運司充省計拘天下職田錢隸提刑司士民封事可採者令看詳官由尚書省取旨旌擢黨籍及上書人盡還合得恩數命諸郡各舉才謀勇略可仗者三人赴御營司量才録用始李綱為上言陛下登寶位赦已曠

蕩獨遺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觖望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至於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勞矣況疾病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復有急何以使人願因今赦併示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於二者特詳　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充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時長安謀帥初命張深范致虛皆不果遣會直秘閣劉岑自河東使還行在上問

可守關東者岑薦重可用又薦朝請大夫提舉陜西常平公事鄭驤除直秘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通判京兆府曾謂為陜西轉運判官驤玉山人謂公亮從孫也公亮晉江人嘉祐中宰相謂除陜漕日歷不見汪藻集有制詞今以岑所撰唐重墓誌增入時軍興之後軍府辟立重乃告之於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藉其資修城池備供張且率長安父老子弟請上駐蹕漢中治兵關中驤亦疏言長安四塞天府之國項羽棄之高祖李密棄之太宗成敗灼然願早為駐蹕之計

壬申李綱請降見錢鈔三百萬緡賜兩河市軍需因遣
臣僚夏䌓徧賜兩河守臣将佐且命起京東夏税絹於
北京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以待支俵於是人情翕
然蠟書日至應募者甚衆　是日頒軍制二十一條凡
師行擄掠若違節制者死臨陣先奔者族敗軍者誅全
隊一軍危急而他軍不救者刑主将餘如将法從事
癸酉中大夫新知潼川府馮澥提舉成都府玉局觀
乙亥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彦請兩河京東西增置射士

縣五百人悉募士人有產籍者置武尉以掌之縣令領其事凡四縣置二將射士挽弓至二石五斗以上及教頭滿七年無過者皆補官江浙淮南諸路大縣增三百人小縣二百從之尋用知光州任詩言每半歲令通判詣縣按閱十一月戊戌未幾復增於閩廣荊湖等路十一月辛亥增福建十二月乙酉增二廣二年五月庚戌增湖南北且令提刑按察二年八月癸亥應募者免其身丁二年十一月乙卯時諸路盜賊多故伯彥有此請二年五月庚戌可考

初宗室敦武郎叔向在京城置救駕義兵

所以募士至是其軍中統制官于渙詣南京告叔向謀為變命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光世捕誅之　是日宗澤至東京自金兵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横人情恟懼金人留屯河上距京師無二百里金鼓之聲日夕相聞澤至京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日有金使牛大監等八人以使偽楚為名直至京師澤曰此覘我也即白留守范訥械繫之且以聞於朝廷

丁丑奉議郎張誾守監察御史

戊寅同樞密院事汪伯彥進知院事時新除户部尚書張慤甫至行在首論人主當判忠邪忠邪判則治亂分

上嘉納於是上批伯彥進知院事慤同知院事李綱言慤以曉財利勤幹稱為版曹乃其任也今除用太峻未副人望兼户部財利賴其措置乞稍緩之俟措置有緒用之未晚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知至於執政臣當與

聞敢以為請上乃寢慤除命 伯彥知樞日歷於此日及七月壬寅兩書之拜罷録

在六月蓋日歷多誤 宣議郎傅雱特遷宣教郎充大金通問使

初黄潛善等既奏遣太常少卿周望往河北軍前通問而河東獨未有人李綱為上言今日之事内修外攘使國勢日强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宫致思慕之意可也時雱猶在行在綱名至都堂與語即奏用之雱禀使指潛善曰今通問之初敵情未可測軍前事宜難以預料朝廷任人不任事姑往可也上乃命綱草二

帝表付雱以行因獻二帝衣各一襲且致書左副元帥

宗維諭意仍遺宗維錦十匹琖斝三事雱遂與其副

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偕行

己卯詔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三省委左右司郎官密

院委都承旨檢察以受功狀三日不行者必罰行賂乞

取者依軍法許人告仍以御史一員領其事用右正言

鄧肅請也三年六月甲寅罷

宰臣李綱請以河北之地建為

藩鎮朝廷量以兵力授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

要郡次要郡以備控扼沿河帥府十一京東東路治青徐西路治鄆宋京西北路治許洛南路治襄鄧永興軍路治京兆河北東路治魏滄沿淮帥府二治揚廬日歷云淮西帥治壽春今從綱奏議沿江帥府六治荆南江寧府潭洪杭越州大率自川陜廣南外總分為十九路日歷載綱此疏沿河置京畿大名開德府横海軍京東東西京西南北陜西凡九路與建炎進退志不同當考每路文臣為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總一路兵政許便宜行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鈐轄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領

兵馬都監許叅軍事皆以武臣為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措置辦集以授副總管若帥臣自行則漕臣一員隨軍一員留攝帥事憲臣文武各一員彈壓本路盜賊沿河帥府八軍要郡六軍次要郡三軍非要郡二軍沿淮帥府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二軍非要郡一軍沿江帥府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一軍非要郡半軍軍二千五百人自帥府外要郡三十九河北開德府棣博州京東襲慶府登萊密州西路濟南興仁府濮州京西河陽潁昌淮寧府蔡汝州南路唐鄧州永興軍路陝府虢華州淮東

宿楚州淮西壽春府亳州江東宣江州江西虔袁州湖北德安府鼎鄂州湖南衡州浙西鎮江平江府湖常州浙東婺明州次要郡三十八濵沂淄濰濟金均房同耀泗真海和舒蘄濠黄光饒信太平吉撫筠永道澧岳復秀温處台衢州永静軍　按註止三十六處恐有脫誤總為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預又别置水軍帥府兩將要郡一將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昔太祖皇帝監唐末五代方鎮强王室弱之獘故削鎮兵以尊京師既太上皇帝親見靖康以來羣盜充斥郡邑無備故屯兵諸郡且責提點刑獄以警備盜賊扶偏補弊各適其宜迺者主上復詔樞密院及郡國銓選官兵訓練禁衛武備既飭姦宄自消誠得太上皇之深意矣綱又請出度牒鹽鈔及募民出財使帥府常有三年之積要郡

二年次要郡一年䟽奏悉從之先遣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往江淮造舟餘路委憲臣措置　檢校少傅寧武軍節度使京城留守范訥落節鉞淄州居住右正言鄧肅論訥去年出師兩河望風先遁遂奔南京擁衆自護今在東京揭榜曰今日汴京邑為邉面且兩河之地陛下未嘗棄之民效死者幾於百萬日有捷報訥乃自呼邉面且率百姓而去訥家有房緡盡鬻之以市兼金而為去計遂使居民皇皇不能安席况訥嘗謂過客曰

留守之說有四戰守降走而已今戰則無卒守則無糧不降則走矣此語大播群臣皆知不止於風傳而已漢得人傑乃守關中豈奔軍之將可與此乎疏入遂有是命熊克小歷云李綱素與訥不協故肅論之按訥為大將擁重兵不勤王高宗嘗謂之庸人且言其不知兵非因其與綱不協而被論也克戡訥罷在庚辰今從日歷　從事郎秦梓充樞密院編修官梓檜兄也政和中傳墨卿使高麗梓以僬從及還用梁師成薦徑赴御試遂除學官已而廢斥至是以檜故用之　徽猷閣學士知淮寧府李彌大降二官時

軍卒杜用叛於淮寧彌大視事未久城垂破上薄其罪乃削秩焉彌大彌遜兄也　是日金右副元帥許王宗傑卒於燕山之凉㲉先是左副元帥宗維自河東還雲中而宗傑自河北還燕山聞上即位睢陽張邦昌入覲遂會山後草地避暑議事會宗傑擊毬冒暑以水沃胷背得寒疾死後謚曰神武於是金主晟遣使諭宗維止南下之兵宗維不聽蓋宗維專權晟不能令至於命相亦取决焉晟守虛位而已　此以張滙節要洪皓松漠記聞等書參修趙子砥燕雲録

云丁未七月二日太子往御寨離燕山七百里到涼㵎病傷寒亡没其屍載來燕山八月初歸本國與此不同未有他書可考證姑依滙所記附此斡里雅布謚號滙所記及他書皆無之按紹興講和録有金人割河南地詔云太宗皇帝順天心而中薄伐命神武之師直抵汴水請命哀鳴願割三府再伸前好以事考之太宗烏奇邁也神武斡里雅布也又二楊上達蘭烏珠書有云徽宗圍汴都國相攻河東又云元帥在天會初已輔翼太宗徽宗滅遼宋奄有天下以事考之徽宗斡里雅布國相尼瑪哈也蓋斡里雅布是嫡子故追謚云初上皇之至燕也淵聖尚留雲中宗傑聞上中興議歸上皇以講好宗維未之許此以張滙節要修入傳雱通問録云雱總館伴李侗祈請二帝事云二太子在時却曾有此商議候貴朝有懇請時欲發太上回歸今二太子不在亦無此段説話雱又問不知曾聞有今聖

在外無倜曰緣知之所以商議欲發太上皇帝回鑾也二書所記盖合今從之會其死事遂中輟

庚辰詔以二聖未還郡縣官毋得用樂

辛巳詔沿大河置巡察六使自白馬濬滑抵滄州分地分以為斥堠　宰臣李綱言國家禦戎皆在邉郡今金人乃擾吾心腹請命諸路州軍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乃命城池應修者降度牒與之又令淮浙荆湖六路以常平錢造衲衣二十萬及市竹槍箭

簳弩椿輸行在綱嘗因從容及靖康間事上問靖康初
能守京城金人再來遂不克守何也綱曰金人初來未
知中國虛實雖渡河而尼瑪哈兵失期不至及再來則
兩路並進初時勤王之師數日皆集再來圍城始名天
下兵遂不及事初時金人寨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兵屯
城外要地四方音問不絕再來朝廷自決水浸西北隅
而東南無兵敵反據之故外兵不得進又淵聖初即位
將士用命其後賞刑失當人稍解體又金人初來城中

措置有序其後無任責者敵至造橋渡濠恬不加恤敵遂登城此前後所以異也

壬午户部尚書張慤同知樞密院事時黄潛善力薦慤故上卒用之李綱言臣前顧少緩慤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力措置版曹事今陛下已用慤乞且以版曹事委之乃命慤兼提舉措置户部財用時新除給事中許景衡且至上欲用景衡為中丞而以侍御史王賓為諫議大夫綱奏曰陛下用景衡為中丞誠得人然故事中丞

無外除者王賓遷則臺中無長官請竢景衡至而並命
上許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王綯試
給事中綯河南人嘗為上宮僚　朝奉大夫祕閣修撰
提舉亳州明道宮邢煥再遷徽猷閣待制　觀文殿大
學士大名尹徐處仁薨
癸未樞密院編修官張浚守尚書虞部員外郎將作監
丞翁挺守考功員外郎挺彥國兄子也
甲申詔尚書戶部右曹所掌坊場免役等法及所轄庫

務並併歸左曹以尚書總領　太學生李廷彥特補迪功郎以在濟州言利害故也此據紹興四年八月三日廷彥乞差遣狀修入狀云六月二十六日補官故繫於此日　於是太學録楊愿以元帥府結局恩補修職郎太學進士陳汴補迪功郎此亦以楊愿陳抃自陳狀修入抃狀云六月空日以兵馬大元帥府准備差使補官愿狀無月日今因廷彥附見當並在此時也

乙酉詔監司州縣職田並罷令提刑司具數申尚書省

户部侍郎黃潛厚言南京左藏庫見在錢物不多乞應東南上供綱運令行在户部相度隨宜分撥南京或

東京下卸從之日歷戶部尚書黃潛厚奏云按潛厚今年八月方除尚書或者非此時所奏史必有一誤今姑附此俟考

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宗澤為延康殿學士開封尹東京留守澤遺事云八月壬戌兼副留守會范訥罷乃除留守按訥以六月己卯罷不應後四十餘日始為置副遺事恐誤但日歷既於此日書澤除留守而八月乙丑又書之疑是此日降旨八月乃出告耳日歷如此者甚衆今不盡辨也

顯謨閣待制知滄州杜充為寶文閣直學士大名尹北京留守澤首抗疏請上還京繼聞有金陵之議復上疏曰今將士商旅與士大夫懷忠義者皆願陛下歸京師臣前在臨濮寨中實憂羣

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金陵維揚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所以乞暫駐蹕南都以察人心而觀天意臣料今臣僚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歸京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敵人為地願陛下早降敕命歸謁宗廟垂拱九重毋一向聽邦昌輩與敵為地之語幸甚熊克小歴云宗澤為京城留守時郭仲荀統禁旅在京城黄潛善汪伯彦頗疑澤因就命仲荀副之此承林泉野記所書而不考其實也仲荀除副留守在明年七月乙未蓋聞澤卒而後除之詳見本日并注

閤門宣贊舍人劉錫知滄州錫武仲

子也（武仲成紀人故瀘川軍節度使）降授朝奉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錢蓋復龍圖閣待制充陝西總制使右武大夫恩州觀察使主管西蕃部族趙懷恩特封隴右郡王初蓋在陝西嘗建議青唐無毫髮之得而所費不貲求嘉勒氏後而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俾持告賜懷恩因名五路兵赴行在懷恩者吐蕃董戩從孫安化郡王懷德弟尼瑪丹津也議者以其為蕃部所推伏故封之（日歷錢蓋復舊職為陝西經制使持告賜尼瑪丹津措置湟鄯事而不言益麻党征所除何官熊克小歷因之但云仍賜姓名

曰趙懷恩按紹興日歷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趙懷恩繳到録白付身元係右武大夫恩州觀察使特封隴右郡王今撥取附入蓋懷恩崇寧初已賜姓名克實誤也克又云復蓋元官除總制使與日歷所書不同按蓋先降五官後用登極赦特旨叙復今所謂復舊職者蓋指待制也邵伯温聞見録云靖康中錢蓋請棄湟鄯朝廷下其事于熙河帥臣而皆懲符祐棄地之禍無敢任其責者乃已及金人陷陝西六路兵入熙河即求湟鄯舊族以其地與之按蓋以靖康元年三月除陝西制置使其到官當在夏初而是年十一月蓋即將兵入援則其建此議必在夏秋之間特朝廷多事未暇行之耳此云無敢任其責者未知所據更俟考詳　初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許高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許亢總師防洛口望風奔潰坐奪官流瓊州吉陽軍高亢

自頴昌以五百騎趨江南至南康謀為變知軍事李定通判韓璹以便宜斬之及是以聞衆謂擅殺非是李綱言高亢之棄其師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取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乎是當賞乃各進一官高亢祥符人璹億曾孫也億靈壽人景祐中參知政事日歷高亢謫海外在此日中興會要亦同而欽宗實録靖康元年十一月丙子已書許高許亢除名勒停送瓊州吉陽軍編管此必有一誤

丙戌李綱留身上三議一曰募兵大略謂熈豐時內外

禁旅合五十九萬人崇觀以來闕而不補者幾半今所存無幾何以捍敵為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河北之人為金人所擾未有所歸而關陜京東西流而為盜者不知其幾請乘其不能還業遣使招之合十萬人於要害州軍别營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二曰買馬大略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敵之宜其潰散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非括買不可請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

後令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騷擾之禁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請命川陜茶馬司益市馬募商人結攬廣南之馬以給諸軍三曰募民出財償以官告度牒詔三省以次施行其募兵陜西河北各三萬人委經制招撫司京東西各二萬人委本路提刑司潰卒廂軍皆許改刺　詔京東西河北東路永興軍江淮荆湖等路皆置帥府要郡初李綱欲因帥府以寓方鎮之法黄潛善等言帥府要郡雖可行但未可如方

鎮劄隷州郡仍命帥府要郡屯兵有差遇朝廷出師則要郡副鈐轄副都監皆以其軍從帥即措置兵馬就緒者當優賞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為陣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

癸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按此車制每四軍萬人為車三百二十乘止有射士三百二十人恐太少當考乃命兩路憲臣總領　中大夫淮南轉運副使李傳正言近時潰卒聚為羣盗驚刼縣鎮望諸路無武臣提刑處權添一員專管捉殺從之傳正壽朋子也壽朋彭城人祖若容叅知政事父淑翰林學士

丁亥責授鳳州團練副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充

河北西路招撫使　初上皇既北還龍德宮器玩皆爲都監帶御器械王球所竊球燕國長公主子也主英宗女適王師約至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遐方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時綱每留身奏事多所規益內侍石如岡素凶悍吳敏內禪記云上皇厚蓄如岡以自衛當考淵聖斥之上嘗名如岡綱諫而止又論開封府封臂買童女及待遇諸將恩數宜均一上皆嘉納之此據李綱建炎進退志修入此必非一日事因陳烈附見日歷所載不如是之詳也石如岡諸書不見所領官職詔文臣許養馬一匹餘官

吏士民之有馬者並赴官委守令籍為三等以常平封樁錢償其直馬高四尺六寸為上等率直百千餘以是為差有田之家則折其税僧道則以度牒取償限半月籍定有隱寄者以違制論每買及百匹則守倅令佐遷一官不及者等第推賞應諸軍團結以五人為伍伍有長五伍為甲甲有正四甲為隊五隊為部皆有二將五部為軍有正副統率據此以一千二百五十人為軍凡招軍量增例物其白身充募者全給潰兵降盜及他軍改刺者半之陝

西六路仍聽支諸司錢及截川綱金銀如有良家子願備弓馬從軍者依敢勇法月給錢米應天下官吏寺觀民户願以私財助國者聽於所在送納等第推恩仍令當職官勸誘而憲臣總之然後計綱赴行在皆用李綱請也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入對論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時庶事草創就置三省於行宫門内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夜過齊愈於省中見其方執筆寫文問之齊愈笑曰李丞相今上三議李公素有名譽其建

明乃爾浚問之故則曰胡可為也今西北之馬不可得獨江淮之南而馬不可用括民之財豈可蓺極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責十萬緡以養今豈堪此齊愈將極論之浚曰不可齊愈愕然曰何也浚曰宰相不勝任論去之諫官職也豈有身為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彼獨不恚且怨齊愈不樂曰吾固為其有虛名第欲論此三事聊扶持之是日執政奏事退齊愈入對出過省門執浚手曰適上向者之章上甚喜浚按手曰公

受禍自此始矣此據張栻私記日歷六月癸未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乃在李綱上三議之前恐誤

戊子承務郎張絳上給田募兵法絳以為將來防秋之後應給田土並畫圖置籍每出戰步人一名給田百畝有馬人增其半鞍馬器甲自備量地肥瘠細計第一等折土為准凡係官或天荒户絶逃田聽民從便自占其税役科配等皆蠲之即逃田雖已給而田主自歸者聽佃人別占出戰人疾病事故許餘丁承佃緩急點集並

將帶武勇家人投狀効用官為置籍一等支糧每五十人立一名為長五百人又立一名皆以有材武可部轄衆所推者為之各等第借補官資若所部技精及無逃亡者依格遷轉否則停廢別選州委通判為幹辦官選監司提舉出戰人赴點集後時或輙逃避並依軍法從之後不克行

是月以廸功郎富直柔為秘書省正字直柔弼孫也此據

秘書省題名

顯謨閣學士知越州翟汝文奏陛下即位赦

書祖宗上供悉有常數後為獻利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如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乃二十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如杭歲起之額盖與越等杭去年已减一十二萬匹獨越尚如舊數矧經方冦焚刼户口凋耗蕭山一縣家業才一百七十緍則民力之困可知今乞將户三等已上减半四等以下權罷及身丁錢鹽僅皆有定制其後折米而已今悉為帛臣已只令納見直從之汝文丹陽人嘗為翰林學士 金

人命元帥府選南人文武八員與皇孫伴讀得前燕山府司録事張岩等並除尚書虞部郎中令赴御寨此據趙子砥燕雲録

貢士周紫芝應詔上書言今金人威强憑侮中國雖驅天下之兵以脅之不足以當其强竭天下之財以餌之不足以厭其欲盡天下甘言以悅之不足以回其意臣深思之不過一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而已自治之策無他在力救前日之弊耳陛下意嘗思所以致今日之禍者乎用人不專黜陟不明剛斷不足此三者所

以名禍亂之本也李綱危言讜論天下聳聞朝廷知其為賢既委以輔相豈當責以將帥之事遂致覆師以貽𥥛逐綱之用舍係一時之輕重願陛下盡以國計傾心付之勿惑於詆訾不根之言毋責以勝負不常之勢臣所望陛下專於用人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六賊之惡暴著遠邇當時猶且遷延歲月處以善地元惡有如蔡京猶得保其腰領而死其同惡之臣非特不能盡去方且倚以為用或付以兵柄或委以重鎮凡今日奔軍之

將亡國之大夫皆前日姦佞闒茸可誅而不誅可去而不去者如此人尚在要路則幾何而不至於喪師割地誤國欺君者哉臣願陛下大明黜陟以正忠邪屏除畏懦軟弱之徒旌擢骨鯁難犯之士使天下曉然皆知忠義者必賞姦邪者必誅則忠臣爭效死節壯士勇於敢為庶幾可以雪耻臣所望陛下大明黜陟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淵聖皇帝虚以受諫常若不及惜其羣言交至一切聽納受之泛然無所甄別而人主之權遂歸臺

諫敵圍初解議者欲追擣之既而惑於羣言不能斷以必往而割地之盟棄不復用明年敵騎果入而惑於衆議守城不遷至有今日之禍臣所望陛下勇於聽斷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夫任用之專最為人主難事今既得賢而用之不能去姦邪則其勢必不兩立此三者在陛下勉之而已紫芝江東人也（此書見於徐夢莘北盟會編今採其要語附入但夢莘係之建炎三年春末實甚誤矣書中乞專任李綱綱以今年五月初拜相故附此書於六月末或可移附今年八月並命二相時紫芝書中又云去年復春秋去年行詩賦去年削舒王配享之文今年復元豐釋奠

之制皆元年事若係之三年春末則綱貶海外未許放還决非其時附上明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